# 《后出塞五首》的原文是什么？该如何理解呢？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七色彩虹 更新时间：2025-04-23

*后出塞五首杜甫 〔唐代〕　　男儿生世间，及壮当封侯。　　战伐有功业，焉能守旧丘?　　召募赴蓟门，军动不可留。　　千金买马鞍，百金装刀头。　　闾里送我行，亲戚拥道周。　　斑白居上列，酒酣进庶羞。　　少年别有赠，含笑看吴钩。　　朝进东门营，...*

　　后出塞五首杜甫 〔唐代〕

　　男儿生世间，及壮当封侯。

　　战伐有功业，焉能守旧丘?

　　召募赴蓟门，军动不可留。

　　千金买马鞍，百金装刀头。

　　闾里送我行，亲戚拥道周。

　　斑白居上列，酒酣进庶羞。

　　少年别有赠，含笑看吴钩。

　　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阳桥。

　　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

　　平沙列万幕，部伍各见招。

　　中天悬明月，令严夜寂寥。

　　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

　　借问大将谁?恐是霍嫖姚。

　　古人重守边，今人重高勋。

　　岂知英雄主，出师亘长云。

　　六合已一家，四夷且孤军。

　　遂使貔虎士，奋身勇所闻。

　　拔剑击大荒，日收胡马群;

　　誓开玄冥北，持以奉吾君!

　　献凯日继踵，两蕃静无虞。

　　渔阳豪侠地，击鼓吹笙竽。

　　云帆转辽海，粳稻来东吴。

　　越罗与楚练，照耀舆台躯。

　　主将位益崇，气骄凌上都：

　　边人不敢议，议者死路衢。

　　我本良家子，出师亦多门。

　　将骄益愁思，身贵不足论。

　　跃马二十年，恐辜明主恩。

　　坐见幽州骑，长驱河洛昏。

　　中夜间道归，故里但空村。

　　恶名幸脱免，穷老无儿孙。

　　创作背景

　　《后出塞五首》当作于公元755年(唐玄宗天宝十四载)冬，安禄山反唐之初。目的在于通过一个脱身归来的士兵的自述，大声疾呼的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，叫唐明皇快快清醒过来，并指出养成禄山反叛的原因，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，过宠边将，以致禄山得以边功市宠、形成养虎贻患。

　　鉴赏

　　《后出塞五首》组诗叙写开元(713—741)天宝(742—756)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，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“酿乱期”的历史真实。

　　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，兵农分离，出现了职业兵。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，说这种应募的兵士，既非土著，又无宗族，重赏赐而轻生。《后出塞五首》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。一无牵挂的汉子，乐意当兵吃粮。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“少年”，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。物以类聚，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。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;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，尚归美主将;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;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;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。此组诗的突出成就，便在塑造了一个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”。对此诗的赏析，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。

　　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，其逃离的动机，诗中说得很清楚，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“主将”(当指安禄山)日益骄横、目中无君，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“主将位益崇，气骄凌上都，边人不敢议，议者死路衢”，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(“誓开玄冥北，持以奉吾君”)，不料却上了“贼船”，“坐见幽州骑，长驱河洛昏”，因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了。

　　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，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“封侯”，“首章便作高兴语，往从骄帅者，赏易邀，功易就也。”(浦起龙)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“重高勋”的“今人”、“奋身勇所闻”的“貔虎士”中的一员。“拔剑击大荒，日收胡马群;誓开玄冥北，持以奉吾君”，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。从第一首“男儿生世间，及壮当封侯”到第五首“跃马二十年，恐辜明主恩”的表白，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，并未发生何种转变。“古人重守边”六句，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，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，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、行动的一种批判。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，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，站出来表态。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，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。

　　据《通典》称：“国家开元天宝之际，宇内谧如，边将邀宠，竟图勋伐，西陲青海之戍，东北天门之师，碛西怛罗之战，云南渡沪之役，没入异域数十万人，向无幽寇内侮，天下四征未息，离溃之势，岂可量邪!”当时的边境战争，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;兵制的改变，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。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，将帅不能拥兵自重，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。而募兵之行，诚如李泌所说，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，他们贪功重赏，形成军中好战心理。上自朝廷，下至士兵，互相影响，正是“岂知英雄主，出师亘长云。六合已一家，四夷但孤军。遂使貔虎士，奋身勇所闻。”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，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。

　　《后出塞五首》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。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。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，又有国家民族观念。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，又为避叛逆的“恶名”而逃走。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，凄凄凉凉地结尾，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。

　　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